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六十回 牛魔王罷戰赴華筵 孫行者二調芭蕉扇

土地說：「大力王即牛魔王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山本是牛魔王放的火，假名火焰山？」土地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大聖若肯赦小神之罪，方敢直言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有何罪？直說無妨。」土地道：「這火原是大聖放的。」行者怒道：「我在那裡？你這等亂談。我可是放火之輩？」土地道：「是你也認不得我了。此間原無這座山。因大聖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，被顯聖擒了，壓赴老君，將大聖安於八卦爐內。煅煉之後開鼎，被你蹬倒丹爐，落了幾個磚來，內有餘火，到此處化為火焰山。我本是兜率宮守爐的道人，當被老君怪我失守，降下此間，就做了火焰山土地也。」豬八戒聞言，恨道：「怪你這等打扮，原來是道士變的土地。」行者半信不信道：「你且說，早尋大力王何故？」土地道：「大力王乃羅剎女丈夫。他這向撇了羅剎，現在積雷山摩雲洞。有個萬年狐王，那狐王死了，遺下一個女兒，叫做玉面公主。那公主有百萬家私，無人掌管。二年前，訪著牛魔王神通廣大，情願倒陪家私，招贅為夫。那牛王棄了羅剎，久不回顧。若大聖尋著牛王，拜求來此，方借得真扇。一則搨息火焰，可保師父前進；二來永除火患，可保此地生靈；三者赦我歸天，回繳老君法旨。」行者道：「積雷山坐落何處？到彼有多少程途？」土地道：「在正南方。此間到彼，有三千餘里。」

行者聞言，即吩咐沙僧、八戒保護師父，又教土地陪伴勿回。隨即忽的一聲，渺然不見。那裡消半個時辰，早見一座高山凌漢。按落雲頭，停立巔峰之上觀看，真是好山：

高不高，頂摩碧漢；大不大，根扎黃泉。山前日暖，嶺後風寒。山前日暖，有三冬草木無知；嶺後風寒，見九夏冰霜不化。龍潭接澗水長流，虎穴依崖花放早。水流千派似飛瓊，花放一心如布錦。灣環嶺上灣環樹，挖杈石外挖杈松。真個是：高的山，峻的嶺；陡的崖，深的澗；香的花，美的果；紅的藤，紫的竹；青的松，翠的柳。八節四時顏不改，千年萬古色如龍。

大聖看夠多時，步下尖峰，入深山，找尋路徑。正自沒個消息，忽見松陰下有一女子，手折了一枝香蘭，嬌嬌娜娜而來。大聖閃在怪石之傍，定睛觀看，那女子怎生模樣：

嬌嬌傾國色，緩緩步移蓮。貌若王嬙，顏如楚女。如花解語，似玉生香。高髻堆青，翠羽，雙睛蘸綠橫秋水。湘裙半露弓鞋小，翠袖微舒粉腕長。說甚麼暮雨朝雲，真個是朱唇皓齒。錦江滑膩蛾眉秀，賽過文君與薛濤。

那女子漸漸走近石邊，大聖躬身施禮，緩緩而言曰：「女菩薩何往？」那女子未曾觀看，聽得叫問，卻自擡頭。忽見大聖的相貌醜陋，老大心驚，欲退難退，欲行難行，只得戰兢兢，勉強答道：「你是何方來者？敢在此間問誰？」大聖沉思道：「我若說出取經求扇之事，恐這廝與牛王有親。且只以假親托意，來請魔王之言而答方可。」那女子見他不語，變了顏色，怒聲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來問我？」大聖躬身陪笑道：「我是翠雲山來的，初到貴處，不知路徑。敢問菩薩，此間可是積雷山？」那女子道：「正是。」大聖道：「有個摩雲洞，坐落何處？」那女子道：「你尋那洞做甚？」大聖道：「我是翠雲山芭蕉洞鐵扇公主央來請牛魔王的。」

那女子一聽鐵扇公主請牛魔王之言，心中大怒，徹耳根子通紅，潑口罵道：「這賤婢，著實無知。牛王自到我家，未及二載，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銀、綾羅緞疋，年供柴，月供米，自在在受用，還不識羞，又來請他怎的？」大聖聞言，情知是玉面公主，故意掣出金箍棒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你這潑賤，將家私買住牛王，誠然是陪錢嫁漢，你倒不差，卻敢罵誰？」那女子見了，說得魄散魂飛，沒好步，亂口金蓮，戰兢兢回頭便走。這大聖吆吆喝喝，隨後相跟。原來穿過松陰，就是摩雲洞口。女子跑進去，撲的把門關了。大聖卻收了金箍棒，停步看時，好所在：

樹林森密，崖削峻嶒。薛蘿陰冉冉，蘭蕙味馨馨。流泉漱玉穿修竹，巧石知機帶落英。煙霞籠遠岫，日月照雲屏。龍吟虎嘯，鶴唳鶯鳴。一片清幽真可愛，琪花瑤草景常明。不亞天臺仙洞，勝如海上蓬瀛。

且不言行者這裡觀看景致。卻說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漓，說得蘭心吸吸，徑入書房裡面。原來牛魔王正在那裡靜玩丹書。這女子沒好氣倒在懷裡，抓耳撓腮，放聲大哭。牛王滿面陪笑道：「美人，你休煩惱。有甚話說？」那女子跳天索地，口中罵道：「潑魔害殺我也！」牛王笑道：「你為甚事罵我？」女子道：「我因父母無依，招你護身養命。江湖中說你是條好漢，你原來是個懼內的庸夫。」牛王聞道，將女子抱住道：「美人，我有那些不是處？你且慢慢說來，我與你陪禮。」女子道：「適才我在洞外閑步花陰，折蘭採蕙，忽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，猛地前來施禮，把我嚇了個呆掙。及定性問是何人，他說是鐵扇公主央他來請牛魔王的。被我說了兩句，他倒罵了我一場，將一根棍子趕著我打。若不是走得快些，幾乎被他打死。這不是招你為禍？害殺我也。」牛王聞言，卻與他整容陪禮，溫存良久，女子方才息氣。魔王卻發狠道：「美人在上，不敢相瞞。那芭蕉洞雖是僻靜，卻清幽自在。我山妻自幼修持，也是個得道的女仙，卻是家門嚴謹，內無一尺之童，焉得有雷公嘴的男子央來？這想是那裡的妖怪，或者假綽名聲，至此訪我。等我出去看看。」

好魔王，拽開步，出了書房，上大廳取了披掛，結束了。拿了一條混鐵棍，出門高叫道：「是誰人在我這裡無狀？」行者在傍，見他那模樣，與五百年前又大不同。只見：

頭上戴一頂水磨銀亮熟鐵盔，身上貫一副絨穿錦繡黃金甲，足下踏一雙捲尖粉底麂皮靴；腰間束一條攢絲三股獅蠻帶。一雙眼光如明鏡，兩道眉巒似紅霓。口若血盆，齒排銅板。吼聲響震山神怕，行動威風惡鬼慌。四海有名稱混世，西方大力號魔王。

這大聖整衣上前，深深的唱個大喏道：「長兄，還認得小弟麼？」牛王答禮道：「你是齊天大聖孫悟空麼？」大聖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一向久別未拜。適才到此問一女子，方得見兄。丰采果勝常，可賀也。」牛王喝道：「且休巧舌。我聞你鬧了天宮，被佛祖降壓在五行山下，近解脫天災，保護唐僧西天見佛求經，怎麼在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把我小兒牛聖嬰害了？正在這裡惱你，你卻怎麼又來尋我？」大聖作禮道：「長兄勿得誤怪小弟。當時令郎捉住吾師，要食其肉，小弟近他不得，幸觀音菩薩欲救我師，勸他歸正。現今做了善財童子，比兄長還高，享極樂之門堂，受逍遙之永壽，有何不可，返怪我耶？」牛王罵道：「這個乖嘴的獼猴！害子之情，被你說過；你才欺我愛妾，打上我門何也？」大聖笑道：「我因拜謁長兄不見，向那女子拜問，不知就是二嫂嫂。因他罵了我幾句，是小弟一時粗鹵，驚了嫂嫂。望長兄寬恕寬恕。」牛王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我看故舊之情，饒你去罷。」

大聖道：「既蒙寬恩，感謝不盡。但尚有一事奉瀆，萬望周濟周濟。」牛王道：「這獼猴不識起倒，饒了你，倒還不走，反來纏我。甚麼周濟周濟？」大聖道：「實不瞞長兄，小弟因保唐僧西進，路阻火焰山，不能前進。詢問土人，知尊嫂羅剎女有一柄芭蕉扇，欲求一用。昨到舊府奉拜嫂嫂，嫂嫂堅執不借。是以特求長兄，望兄長開天地之心，同小弟到大嫂處一行，千萬借扇搨滅火焰，保得唐僧過山，即時完璧。」牛王聞言，心如火發，咬響鋼牙罵道：「你說你不無禮，你原來是借扇之故。一定先欺我山妻，山妻想是不肯，故來尋我，且又趕我愛妾。常言道：『朋友妻，不可欺；朋友妾，不可滅。』你既欺我妻又滅我妾，多大無禮？上來吃我一棍。」大聖道：「哥要說打，弟也不懼。但求寶貝，是我真心，萬乞借我使使。」牛王道：「你若三合敵得我，我著山妻借你；如敵不過，打死你，與我雪恨。」大聖道：「哥說得是。小弟這一向疏懶，不曾與兄相會，不知這幾年武藝比昔日如何，我兄弟們請演演棍看。」這牛王那容分說，掣混鐵棍，劈頭就打；這大聖持金箍棒，隨手相迎。兩個這場好鬥：

金箍棒，混鐵棍，變臉不以朋友論。那個說：「正怪你這獼猴害子情。」這個說：「你令郎已得道休嗔恨。」那個說：「你無知怎敢上我門？」這個說：「我有因特地來相問。」一個要求扇子保唐僧，一個不借芭蕉忒鄙吝。語去言來失舊情，舉家無義皆生忿。牛王棍起賽蛟龍，大聖棒迎神鬼遁。初時爭鬥在山前，後來齊駕祥雲進。半空之內顯神通，五彩光中施妙運。兩條棍響振天關，不見輸贏皆傍寸。

這大聖與那牛王鬥經百回，不分勝負。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只聽得山峰上有人叫道：「牛爺爺，我大王多多拜上，幸賜早臨，好安座也。」牛王聞說，使混鐵棍支住金箍棒，叫道：「猢猻，你且住了，等我去一個朋友家赴會來者。」言畢，按下雲頭，逕至洞裡，對玉面公主道：「美人，才那雷公嘴的男子乃孫悟空猢猻，被我一頓棍打走了，再不敢來。你放心耍子。我到一個朋友處吃酒去也。」他才卸了盔甲，穿一領鴉青剪絨襖子，走出門，跨上辟水金睛獸，著小的們看守門庭，半雲半霧，一直向西北方而去。

大聖在高峰上看著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這老牛不知又結識了甚麼朋友，往那裡去赴會。等老孫跟他走走。」好行者，將身幌一幌，變作一陣清風趕上，隨著同走。不多時，到了一座山中，那牛王寂然不見。大聖聚了原身，入山尋看。那山中有一面清水深潭，潭邊有一座石碣，碣上有六個大字，乃「亂石山碧波潭」。大聖暗想道：「老牛斷然下水去了。水底之精，若不是蛟精，必是龍精、魚精，或是龜鱉鼉之精。等老孫也下去水看看。」

好大聖，捻著訣，念個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螃蟹，不大不小的有三六斤重。撲的跳在水中，徑沉潭底。忽見一座玲瓏剔透的牌樓，樓下拴著那個辟水金睛獸。進牌樓裡面，卻就沒水。大聖爬進去，仔細看時，只見那壁廂一派音樂之聲。但見：

朱宮貝闕，與世不殊。黃金為屋瓦，白玉作門樞。屏開玳瑁甲，檻砌珊瑚珠。祥雲瑞鶴輝蓮座，上接三光下入衢。非是天宮並海藏，果然此處賽蓬壺。高堂設宴羅賓主，大小官員冠冕珠。忙呼玉女捧牙檠，催喚仙娥調律呂。長鯨鳴，巨蟹舞，繁吹笙，鼉擊鼓，驪頰之珠照樽俎。鳥篆之文列翠屏，蝦鬚之簾掛廊廡。八音迭奏雜仙韶，宮商響徹遏雲霄。青頭鱸妓撫瑤瑟，紅眼馬郎品玉簫。鱖婆頂獻香彈脯，龍女頭簪金鳳翹。吃的是，天廚八寶珍饈味；飲的是，紫府瓊漿熟醞醪。

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，左右有三四個蛟精，前面坐著一個老龍精，兩邊乃龍子、龍孫、龍婆、龍女。

正在那裡觥籌交錯之際，孫大聖一直走將上去，被老龍看見，即命：「拿下那個野蟹來。」龍子、龍孫一擁上前，把大聖拿住。大聖忽作人言，叫：「饒命，饒命。」老龍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野蟹？怎麼敢上廳堂，在尊客之前，橫行亂走？快早供來，免汝死罪。」好大聖，假捏虛言，對眾供道：

「生自湖中為活，傍崖作窟權居。蓋因日久得身舒。官受橫行介士。

踏草拖泥落索，從來未習行儀。不知法度冒王威。伏望尊慈恕罪！」

座上眾精聞言，都拱身對老龍作禮道：「蟹介士初入瑤宮，不知王禮，望尊公饒他去罷。」老龍稱謝了。眾精即教：「放了那廝，且記打，外面伺候。」大聖應了一聲，往外逃命，逕至牌樓之下。心中暗想道：「這牛王在此貪杯，那裡等他散？就是散了，也不肯借扇與我。不如偷了他的金睛獸，變做牛魔王，去哄那羅剎女，騙他扇子，送我師父過山為妙。」

好大聖，即現本像，將金睛獸解了繩繩，撲一把，跨上雕鞍，徑直騎出水底。到於潭外，將身變作牛王模樣。打著獸，縱著雲，不多時，已至翠雲山芭蕉洞口。叫聲：「開門。」那洞門裡有兩個女童，聞得聲音開了門，看見是牛魔王嘴臉，即入報：「奶奶，爺爺來家了。」那羅剎聽言，忙整雲鬟，急移蓮步，出門迎接。這大聖下雕鞍，牽進金睛獸；弄大膽，誑騙女佳人。羅剎女肉眼，認他不出，即攜手而入，著丫鬟設座看茶。一家子見是主公，無不敬謹。

須臾間敘及寒溫，「牛王」道：「夫人久闊。」羅剎道：「大王萬福。」又云：「大王寵幸新婚，拋撇奴家，今日是那陣風兒吹你來的？」大聖笑道：「非敢拋撇，只因玉面公主招後，家事繁冗，朋友多顧，是以稽留在外，卻也又治得一個家當了。」又道：「近聞悟空那廝保唐僧，將近火焰山界，恐他來問你借扇子。我恨那廝害子之仇未報，但來時，可差人報我，等我拿他，分屍萬段，以雪我夫妻之恨。」羅剎聞言，滴淚告道：「大王，常言說：『男兒無婦財無主，女子無夫身無主。』我的性命，險些兒被這猢猻害了。」大聖聽得，故意發怒，罵道：「那潑猴幾時過去了？」羅剎道：「還未去。昨日到我這裡借扇子，我因他害孩兒之故，披掛了，掄寶劍出門，就砍那猢猻。他忍著疼，叫我做嫂嫂，說大王曾與他結義。」大聖道：「是五百年前曾拜為七弟兄。」羅剎道：「被我罵也不敢回言，砍也不敢動手。後被我一扇子搨去。不知在那裡尋得個定風法兒，今早又在門外叫喚。是我又使扇搨，莫想得動。急掄劍砍時，他就不讓我了。我怕他棒重，就走入洞裡，緊關上門。不知他又從何處，鑽在我肚腹之內，險被他害了性命。是我叫他幾聲叔叔，將扇與他去也。」

大聖又假意搥胸道：「可惜，可惜。夫人錯了，怎麼就把這寶貝與那猢猻？惱殺我也。」羅剎笑道：「大王息怒。與他的是假扇，但哄他去了。」大聖問：「真扇在於何處？」羅剎道：「放心，放心，我收著哩。」叫丫鬟整酒接風賀喜。遂擎杯奉上道：「大王，燕爾新婚，千萬莫忘結髮，且喝一杯鄉中之水。」大聖不敢不接，只得笑吟吟，舉觴在手道：「夫人先飲。我因圖治外產，久別夫人，早晚蒙護守家門，權為酬謝。」羅剎復接杯斟起，遞與大王道：「自古道：『妻者，齊也。』夫乃養身之父，謝甚麼？」他兩人謙謙講講，方才坐下巡酒。大聖不敢破葷，只吃幾個果子，與他言言語語。

酒至數巡，羅剎覺有半酣，色情微動，就和孫大聖挨挨擦擦，搭搭拈拈：攜著手，俏語溫存；並著肩，低聲俯就。將一杯酒，你喝一口，我喝一口，卻又哺果。大聖假意虛情，相陪相笑，沒奈何，也與他相倚相偎。果然是：

釣詩鉤，掃愁帚，破除萬事無過酒。男兒立節放襟懷，女子忘情開笑口。面赤似夭桃，身搖如嫩柳。絮絮叨叨話語多，捻捻招招風情有。時見掠雲鬟，又見掄尖手。幾番常把腳兒躑，數次每將衣袖抖。粉項自然低，蠻腰漸覺扭。合歡言語不曾丟，酥胸半露鬆金鈕。醉來真個玉山頹，銀眼摩娑幾弄醜。

大聖見他這等酣然，暗自留心，挑門道：「夫人，真扇子你收在那裡？早晚仔細，但恐孫行者變化多端，卻又來騙去。」羅剎笑嘻嘻的，口中吐出，只有一個杏葉兒大小，遞與大聖道：「這個不是寶貝？」大聖接在手中，卻又不信，暗想著：「這些兒，怎生搨得火滅？怕是假的。」羅剎見他看著寶貝沉思，忍不住上前，將粉面搨在行者臉上，叫道：「親親，你收了寶貝吃酒罷，只管出神想甚麼哩？」大聖就趁腳兒躑，問他一句道：「這般小小之物，如何搨得八百里火焰？」羅剎酒陶真性，無忌憚，就說出方法道：「大王，與你別了二載，你想是晝夜貪歡，被那玉面公主弄傷了神思，怎麼自家的寶貝事情，也都忘了？只將左手大拇指頭捻著那柄兒上第七縷紅絲，念一聲『唵啊吸嘻吹呼』，即長一丈二尺長短。這寶貝變化無窮！那怕他八萬里火焰，可一扇而消也。」

大聖聞言，切切記在心上。卻把扇兒也嚙在口裡，把臉抹一抹，現了本像。厲聲高叫道：「羅剎女，你看看我可是你親老公？就把我纏了這許多醜勾當，不羞，不羞。」那女子一見是孫行者，慌得推倒桌席，跌落塵埃，羞愧無比，只叫：「氣殺我也！氣殺我也！」

這大聖不管他死活，掙脫手，拽大步，徑出了芭蕉洞。正是：無心貪美色，得意笑顏回。將身一縱，踏祥雲，跳上高山，將扇子吐出來，演演方法。將左手大拇指頭捻著那柄上第七縷紅絲，念了一聲『唵啊吸嘻吹呼』，果然長了有一丈二尺長短。拿在手中，仔細看了又看，比前番假的果是不同。只見祥光晃晃，瑞氣紛紛，上有三六縷紅絲，穿經度絡，表裡相聯。原來行者只討了個長的方法，不曾討他個小的口訣，左右只是那等長短。沒奈何，只得拿在肩上，找舊路而回，不題。

卻說那牛魔王在碧波潭底與眾精散了筵席，出得門來，不見了辟水金睛獸。老龍王聚眾精問道：「是誰偷放牛爺的金睛獸也？」眾精跪下道：「沒人敢偷。我等俱在筵前供酒捧盤，供唱奏樂，更無一人在前。」老龍道：「家樂兒斷乎不敢，可曾有甚生人進來？」龍子、龍孫道：「適才安座之時，有個蟹精到此，那個便是生人。」牛王聞說，頓然省悟道：「不消講了。早間賢友著人邀我時，有個孫悟空保唐僧取經，路遇火焰山難過，曾問我求借芭蕉扇。我不曾與他，他和我賭鬥一場，未分勝負。我卻丟了他，徑赴盛會。那猴子千般伶俐，萬樣機關，斷乎是那廝變作蟹精，來此打探消息，偷了我獸，去山妻處騙了那一把芭蕉扇兒也。」眾精見說，一個個膽戰心驚，問道：「可是那大鬧天宮的孫悟空麼？」牛王道：「正是。列公若在西天路上，有不是處，切要躲

避他些兒。」老龍道：「似這般說，大王的駿騎卻如之何？」牛王笑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列公各散，等我趕他去來。」

遂而分開水路，跳出潭底，駕黃雲，逕至翠雲山芭蕉洞。只聽得羅刹女跌腳捶胸，大呼小叫。推開門，又見辟水金睛獸拴在下邊。牛王高叫：「夫人，孫悟空那廂去了？」眾女童看見牛魔，一齊跪下道：「爺爺來了？」羅刹女扯住牛王，磕頭撞腦，口裡罵道：「潑老天殺的！怎樣這般不謹慎，著那獼猴偷了金睛獸，變作你的模樣，到此騙我？」牛王切齒道：「獼猴那廂去了？」羅刹女捶著胸膛罵道：「那潑猴賺了我的寶貝，現出原身走了。氣殺我也！」牛王道：「夫人保重，勿得心焦。等我趕上獼猴，奪了寶貝，剝了他皮，剉碎他骨，擺出他的心肝，與你出氣。」叫：「拿兵器來。」女童道：「爺爺的兵器不在這裡。」牛王道：「拿你奶奶的兵器來罷。」侍婢將兩把青鋒寶劍捧出。牛王脫了那赴宴的鴉青絨襖，束一束貼身的小衣，雙手綽劍，走出芭蕉洞，徑奔火焰山上趕來。正是那：

忘恩漢騙了痴心婦，烈性魔來近木叉人。

畢竟不知此去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